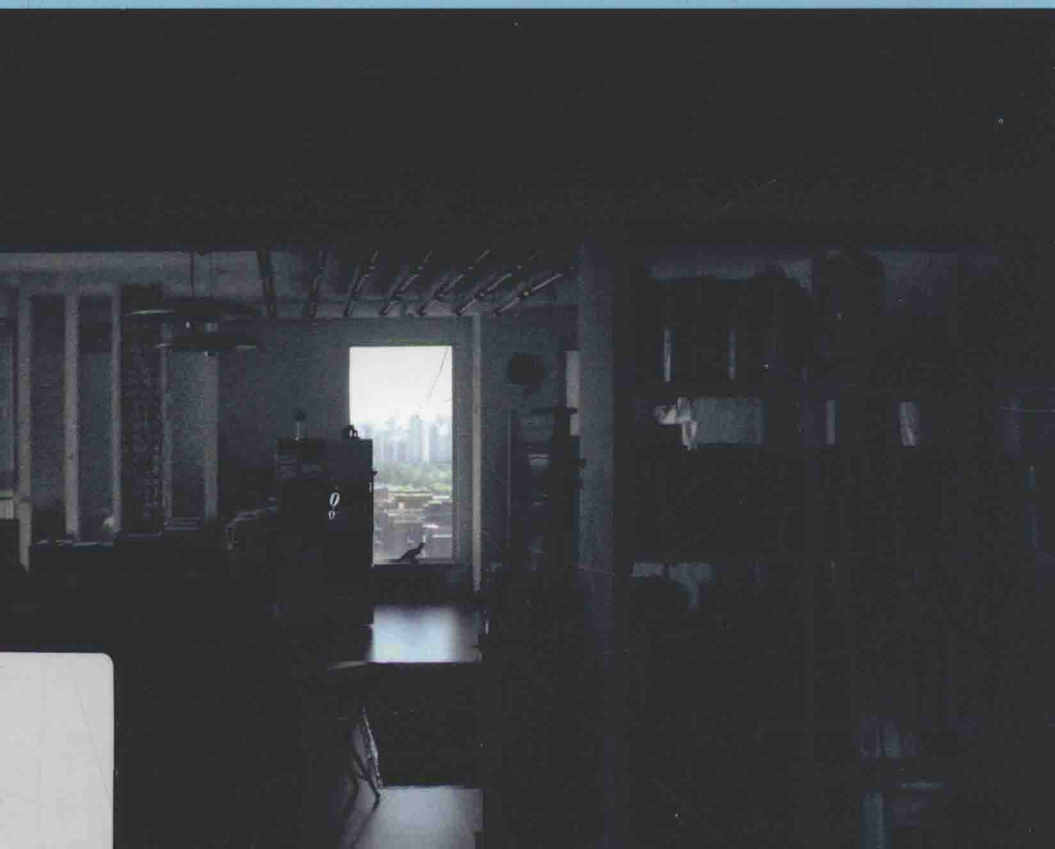


戴士和 著

苹果落地

河南美术出版社



戴士和 著

苹果落

河南美术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苹果落地 / 戴士和著. —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01-3272-9

I. ①苹… II. ①戴… III. ①油画 - 绘画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①J213.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0090号

责任编辑 李 娟

责任校对 敖敬华

装帧设计 张 胜 / 生生书房

出 版 社 河南美术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即使是很具象的画面，即使是很写实的画面，作者画笔所追寻的，也不是直接的客体，不是那个对象本身，而是风中之竹在作者心中唤起的一个意象，不是苹果落地，而是万物落地那个奇怪的意象，不是游动的虾，而是成仙得道的老翁。出于“似与不似之间”。



戴士和

曾任中央美院造型学院院长、油画系主任。现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政协文史馆油画研究院院长。

目录

人手方便	1
香喷喷的	7
不够安分	11
主流画家	17
不离正宗	21
旅顺恐龙	27
会心之处	33
组装的写生	39
拨动心弦	41
从花说起	45
画面有光	51
不只写实	57
他不假装	61



忆罗工柳先生	67
怎么打发	73
从写生到写意	79
映月二胡	91
伦敦范儿	97
有懈可击	103
题材之大	107
出口成章	111
不信名牌	117
一段传奇	123
科学菜谱	129
语言之外	133
选择边缘	139



新学院精神	145
盖上就好	149
知音密码	155
苹果落地	161
一路谈心	167
中黄一笔	173
模仿动手	177
顺序的颠倒	183
逆来顺受	189
酸甜美女	195
再想一想	201
不翼而翔	207
动手的窍门	211



松一口气	217
跟齐白石拉拉手	223
肖像解读	225
线描课堂的笔记	231
开心的事	235
不会说话	241
画哪儿算哪儿	247
喜新不厌旧	251
有余之地	255
逍遥法外	259
胸无成竹	265
大字眼和雕虫小技	271
后记	277



入手方便

1

春暖花开的日子，马常利先生的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记得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就在画展上注意到他的名字，近日整理旧物，又发现戴红领巾时候收集的画片，里面就有他在新疆写生时的剪报，当时的报纸是单色黑白的。后来我长大了，认识了马先生本人，也见到他更多作品，还写过一些读马先生作品的心得文字。到现在算起来前后几十年光阴，在画坛上见到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艺术家不少，相比之下马先生是很平易温和的，好像总不如别人那么打眼，那么刺激，但又是在我心里特别难忘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亲切，渗到心底里。

想起马先生的画，至今仍然有很多想说的话。



永进

布面油画 35cm × 45cm 2008年

2

中国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个发达的、成熟的大画种，容量巨大，容纳着各种不同的手法、各种不同入门的路径、各种不同的创作面貌。

比方说“小品”，就是很让人喜欢、很方便入手的品种，并没有谁会瞧不起它。两个小鸟坐在枝头，一叶小舟停在月下，画在册页，画在扇面，送给朋友也是纪念。任伯年画《关河一望萧索》，一个军人一匹马，大致上那么个构图不变，不知画了多少张，动作也变一变，角度也动一动，改动也许随笔而来，也许随兴之所至，也未必全是无意，也未必总是处心积虑的经营。

在中国画里面，小品的盛行跟文人画有些关系，文人画里讲究的品格味道，正好是小品的用武之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既是创作，又是学习入门的一个路径。哪位国画家的手底下没有几个小品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拿手好戏？

3

从徐悲鸿、林风眠，到罗工柳、吴冠中，都有各自拿手的小品。无论是桂林烟雨还是杏花江南，无论是疾风小鸟还是骏马奔腾，都是他们的小品，把自己的生活观察与自己的大幅创作联系起来的小品。

如果说速写是连接画家的生活与创作的桥梁，那也许还不够——在速写的基础上，逐渐提炼出来的小品，更是创作的雏形、创作的局部。

可以说，小品养活了大创作，成了画家日常生活里砥砺思想、磨炼能力、锐化感受的基本操作。小品画得好，大创作往往不“空”，不会“概念”。想想欧洲的画家，想想近的特卡乔夫、莫伊谢延科、梅尔尼科夫莫不如此。

但是，贬低小品的说法总是常常听到。在油画里，“小品”不太好听，不太体面，不是正面的褒义的名词，“小品画家”更可能是直接的蔑称。蔑视的理由，一是小情趣、小趣味；二是技术上太简单，难度不够。

4

上有重大的创作，下有精确科学的习作，这就是“高难度”吗？也许难度还在更根本的地方，难在那些动人的东西，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那些东西。

5

记得马常利先生告诉我，好多画家舍得卖掉自己的创作，却舍不得卖掉自己的写生，哪怕是三笔两笔的写生。

舍不得出手的写生，往往是那些记下了自己现场真感受的，达到“小品”级别，达到了“准创作”级别的那种写生。并不是任何当场记录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写生都宝贵。

那是“妙手偶得”的，是不可重复的，不能再生的。是大自然永恒的那一刻，也是作者生命中永恒的那一刻，神遇而迹化。

马常利先生的许多风景创作，都保持着写生中获得的直接滋养，平凡而隽永。每一点水面的闪光，都饱含着现场感受的直接

的温度。那种色彩和明度的分寸感，在我看来，都与凡·高笔下向日葵花瓣的透明和潮湿，与齐白石笔下荷花梗的质地和生命力一样，是视觉艺术中最可贵的东西。

能小看这些吗？

6

想要成佛，修炼总是很难。但是难度在哪里？不容易在哪里？形式上的排场固然不简单，表面上一举一动的规矩固然也不省事，也不能说所有的程式规矩全是繁文缛节，但禅宗当头棒喝，不容一点假模假式的冒充。这个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开创确实了不起。

这个了不起，不是绕开了修炼的艰难，不是禅宗省事、潦草、偷工减料。不能误以为禅宗是受不了罪、吃不了苦，才开了小差，找了条捷径。

难，当然很难，但是用心用力都要用在要紧的地方！水墨写意，干巴巴的笔头在纸上蹭，居然就把文人的壮怀激烈给蹭出来了。跟界画比比，哪个难些？哪个容易？

7

听人讲，懂得鉴定古画的人其实是很看重“局部”的，挺大一幅画，只要看透小小一块局部就全都清楚了——哪位作者，什么底子，什么路数，什么修炼，什么气度，全在那几笔当中。

会修炼的画家不会轻视小品，相反，正因为小品的篇幅不大，课题集中，所以便于严格要求。这就是入手方便的好处，但

也恰恰不是偷工减料的机会——一共就那么几笔，如果达不到精彩，那还有什么可看的？明摆着，不好混。

不是总想要画大的画吗？不是总想画复杂的画吗？不是想要有征服感吗？不是想有成就感吗？不是说大画、大题材、大场面才有气势、有震撼力吗？其实，不尽然。

真正修炼出来的，是把心、眼、手炼通了的，是真人。真人的画，每一笔都好看，每个局部都有意思，每个造型都既是叙述又是感受，每块颜色都动人，都自自然然、大大方方、浑然一体。要达到这境界，就需要严格的多方修炼，其中小品不仅入手方便，更直指要害。

凡·高死得早，如能再画下去，就未必光是小品了，也画出些格尔尼卡之类的大品也说不定。

但是仅凭他这上千件小品，这些笔记式的、速写式的小品，已经足可以证明他的修炼、他的境界，是一超直入如来地，绝非一般混艺术行当的人可比的。

越说越远了。实际上一边说这些，一边心里想的还是马常利先生那些熟识的、亲切的、温暖朴素的、没有一点虚张声势的画。

2015年4月19日

香喷喷的

1

历史上，库尔贝搞写实画派是顶撞沙龙去的，是沙龙的对头、对立面。

沙龙的原文是指大厅、客厅之类的大房间。卢浮宫里有个阿波罗厅，被官方长期用作法国皇家美术院的定期的年度展览，久而久之，沙龙就变成了官方大展的别称。

画家的作品能不能入选参展，是否需要设立审查机构？是否设置审查的门槛标准？谁来掌握这个标准？这既是学术问题，又是利益问题，争执的激烈可想而知。

到19世纪中叶，被既得利益者长期把持的沙龙已经形成了一种艺术模式，所谓“沙龙画”的路数日渐清晰，多数“有抱负、有追求”的画家们投靠“沙龙画”风格已成若鹜之趋。于是“沙

龙画”变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种能被官方大展接受的风格，同时也暗指沉闷与老套。这个名词不是褒义词。

跟“沙龙画”这词相关的，就是天使仙女，是田园风情，是唯美，是院体的精致优雅，是现成的崇高和健康，是引经据典的神话。

2

库尔贝逆潮流而动，专画些“没有名堂”的景物，只为那是“我亲眼目睹”；专画些粗粝的东西，顶着“沙龙画风”的主流。他很不喜欢脂粉气，很不喜欢谄媚的恭顺的细腻，在他笔下就连一颗苹果也沉重得像一个铅球一样压手，何况女人体那一身赘肉，既非飘飘仙女，更不是香喷喷光溜溜的闺阁尤物。

那是真的写实主义。那是历史的，具体的，有魂魄有主张，确切的，既有局限也有建树的一个主义，一个流派。

今天看库尔贝原作仍能感到一种坦荡气度，类似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

3

在中国，也早就有“沙龙画”这个说法，也不是太好的字眼儿。

过去，大约是指一种假洋鬼子的俗气，题材上、手法上都比较庸俗的类型。壁毯、大理石、毛皮和金属器皿，天鹅绒和皮肤，大株的室内植物，木质家具的纹理，窗帘复杂的皱褶，旧雕像的断肢穿插其间。既有固有色的表现力，质感的魅力，还有一些优越感，一些满足感，一些对于“贵”和“富”的垂涎，溢于